

##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

龔煌城

中央研究院

本文根據漢語內部語詞之間的語源關係，以及漢語與藏緬語同源詞的比較，討論上古漢語\*s-，\*r-，以及\*N-三種詞頭。

上古漢語\*s-詞頭的研究，歷史最久，文獻也最豐富。本文從漢藏語比較研究的觀點，檢討過去的研究，提出作者的看法。

本文提出上古漢語有\*r-詞頭的假設，是從李方桂先生把知系字與照系字的上古音構擬為\*tr-與\*tsr-出發，根據漢藏同源詞的比較，指出對應關係顯示\*r-音在前，且也往往扮演詞頭的角色。

上古漢語的\*N-詞頭，是爲了解釋漢語內部詞彙之間的語源關係、諧聲現象、語音變化、以及漢語與藏緬語之間若干不規則的對應關係，參酌與漢語同源的藏語詞頭及語音變化而提出的假設。

關鍵詞：上古音、詞頭、漢藏語、比較研究

### 1. 引言

研究上古漢語的詞頭與研究上古音的複聲母，兩者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從音節結構的觀點來看，詞頭與聲母結合，即成爲複聲母。兩者的不同在於：複聲母所構成的詞，只包含一個語位；而詞頭與聲母所構成的詞，卻包含兩個語位。

上古漢語的複聲母，本來應該涵蓋上古漢語所有的詞頭與聲母的結合，研究上古漢語的複聲母，也理當涵蓋上古漢語詞頭的研究，然而上古漢語中所存在的一些詞頭，卻往往在研究複聲母時，遭到忽略，其主要原因是：一、研究上古漢語的複聲母，通常是根據諧聲字，而上古漢語的詞彙中，加詞頭與未加詞頭的同源詞，卻未必一定使用同一個諧聲偏旁，因而不容易引起注意；二、加詞頭與未加詞頭的同源詞，即使使用同一個諧聲偏旁書寫，在研究複聲母時，我們也往往只注意其諧聲行爲，而不大留意詞彙的同源關係，詞頭與詞根的結合，也仍然只被當作一般的複聲母看待；三、先入爲主的一些觀念，蒙蔽觀察的眼光，以致對

同源詞的語音關係作出錯誤的判斷。

從漢藏語比較研究的觀點探討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可以避免上面所提的缺點：一、因為研究的重點是詞彙的同源關係，可以擺脫諧聲字的限制，它可以包含諧聲字，也可以超越諧聲字，它的材料範圍擴大了；二、在研究諧聲字時，因為焦點放在構詞法上，所以會經常留意詞頭與詞根聲母的互動關係；三、有漢藏語其它語言的同源詞作指引，較易掌握正確的研究方向，因為在這些語言中，有的仍然保存複聲母，甚至還有保存詞頭的，對漢語同源詞的語音以及語音演變提供重要的訊息。

本文根據漢語內部語詞之間的同源關係，以及漢語與藏緬語同源詞的比較，討論上古漢語\*s-，\*r-，以及\*N-三種詞頭。

## 2. 上古漢語的\*s-詞頭

上古漢語\*s-詞頭的提出，歷史最久。高本漢在著手研究上古音時，就曾注意到「使」與「吏」的諧聲關係，而推測前者有複聲母\*sl-（Karlgren 1923:173）。最初他還在\*sl-與\*sl-之間舉棋不定，在擬音之後加了問號，但到了出版《漢文典》（Karlgren 1940:384）時，便取\*sl-而棄\*sl-，把「史」與「使」字擬作\*sljag了。

在研究的初期，上古帶\*-l-複聲母的構擬，一般都是根據諧聲字作個別的構擬，直到一九六〇年，雅洪托夫（Yakhontov 1960）才根據來母字與其它聲母的二等字在諧聲系統中的接觸，認為「所有的中古二等字在上古都有帶 l 的複輔音聲母」。根據雅洪托夫的構擬，審母二等字的上古來源為\*sl-，不管該審母二等字與來母字有沒有諧聲關係。這是漢語聲韻學史上一項重大的突破，因為它打開了一條不靠個別的、零星的諧聲關係，而能有系統的構擬帶\*-l-的複聲母的路，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他的發現而使上古音元音系統大大的簡化。

雅洪托夫所構擬的帶\*-l-的複聲母，李方桂先生（1971:11）構擬為帶\*-r-的複聲母。他的這一構擬，並不是如表面上所呈現的，只是簡單的把雅洪托夫的\*-l-改為\*-r-的修正，因為李先生仍然把來母字的上古音構擬作\*l-，如果他是像雅洪托夫一樣，著眼於來母字與其它聲母二等字的諧聲關係，他把二等介音由\*-l-改為\*-r-，來母字與其它聲母二等字的諧聲關係就反而無法彰顯出來。

李方桂先生（李方桂等 1987:7）說，他構擬\*-r-不是從諧聲而來，他認為「一等韻和二等韻的主要分別是一等韻沒有捲舌成分，二等韻有捲舌成分」。他說「捲舌聲母一定有個來源，有個原因使它捲舌，這個原因一定是在它和元音之間有個東西，使它變成捲舌音」。對他來說，擬測\*-r-純粹是一個假設，這一個假設，「可

以使聲母變得很簡單，也使韻母變得很簡單」。\*-r-音的假設在聲母方面可以解釋中古「知、徹、澄」與「照、穿、牀」二等字如何從「端、透、定」與「精、清、從」演變出來，同時也可以解釋中古二等韻如何由一等韻演變而成。中古的一等韻與二等韻在上古都可以押韻，原來韻母應該相同，它們在中古音的不同是受\*-r-影響的結果。

漢藏語的比較研究顯示，來母字與藏緬語的r相對應，而喻（四）則與藏緬語的l相對應，李先生的\*-r-與\*-l-應該倒過來。但這麼一來，李先生上古\*-r-介音的構擬，反而更能解釋來母字（\*-r-）與其它聲母二等字（上古有\*-r-介音）的諧聲關係，同時也能解釋聲母的捲舌化與\*-r-介音對元音的影響。\*-r-介音具有使聲母捲舌化，元音央化的功用，而\*-l-介音似乎並不具有這樣的功能。李方桂先生的研究是從語音的分布著眼，假定有\*-r-介音的存在以解釋音韻的變化。他的\*-r-介音說後來由漢藏語的比較研究證實，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真知灼見。

就審母二等字而言，漢藏語的比較提供了下面幾個同源詞：

- |      |     |        |                        |                          |
|------|-----|--------|------------------------|--------------------------|
| *sr- | (1) | 漢語：蝨   | *srjik > *srjit > sjet |                          |
|      |     | 藏語：    | shig                   | 蝨子                       |
|      |     | 西夏語：𩇛  | *sjiw <sup>2 1</sup>   | 蝨子                       |
|      |     | 原始藏緬語： | *s-rik <sup>2</sup>    | 蝨子                       |
|      | (2) | 漢語：甥   | *srjing > sɛng         |                          |
|      |     | 藏語：    | sring-mo               | 妹妹                       |
|      | (3) | 漢語：產   | *srianx > šǎn          |                          |
|      |     | 藏語：    | srel                   | 增長、加多（參看 Coblin 1986:40） |

「蝨」、「甥」、「產」三字，在各自的諧聲系列中，都沒有與來母諧聲的痕跡，但是它們都是審母二等字，從漢語內部不借助於諧聲關係，就可以構擬複聲母\*-sr-，漢藏語的比較確認了這些字確都有\*-sr-的複聲母。只不過在這些字中，\*-sr-似乎也只是複聲母，其中的\*-s-並不是詞頭。如果把\*-s-除去，剩下的部分與原來的字詞義有關聯，才能把\*-s-視為詞頭。例如：

<sup>1</sup> 西夏語的語音構擬，右上角的數字，1 表示平聲，2 表示上聲。

<sup>2</sup> 白保羅（Benedict 1972:#439）在其著作本文中所構擬的原始藏緬語為\*s-rik，但在附注中說明「這個詞根現在構擬為\*śrik。」但從本文的觀點來看，前者優於後者。

- \*s-r (4)      吏    \*rjəgs > li  
                  使    \*s-rjəgx > ši
- (5)            林    \*rjəm > ljəm  
                  森    \*s-rjəm > ʃjəm<sup>3</sup>
- (6)            淋    \*rjəm > ljəm  
                  滲    \*s-rjəms > ʃjəm

另外像「黑」與「墨」的諧聲與同源關係，高本漢（Karlgren 1923:54）曾一度以為「墨」māk 是由「黑」χək 加詞頭\*m-所構成<sup>4</sup>，依此則「墨」應構擬作\*m-χək。他最初大概是受文字的影響，因為漢字確是由「黑」字造「墨」字，但語言的衍生方向與文字的衍生方向畢竟是兩回事。馬伯樂（Maspero 1930:320）在〈上古漢語的詞頭與衍生〉一文中，便把\*m-與\*χ-倒過來，以\*χ-為詞頭（黑\*χ-mâk），而以 māk 為字根（墨\*mâk）。高本漢自己後來在〈漢語詞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一文中，也改擬為「黑」帶有複聲母\*χmāk，而「墨」則只作\*māk（Karlgren 1934:77）。

把鼻音與清擦音<sup>5</sup>的交替，作整體考量而構擬上古音的，是上文所提到的雅洪托夫（Yakhontov 1960）的論文，該文認為詞頭\*s-和鼻音的組合，從上古到中古的演變情況如下：

- a. \*sm- > xwm > x(w)曉母合口
- b. \*sng- > xng- > x 曉母
- c. \*sn- > thn- > th-, tʰ-透母、徹母
- d. \*sñ- > śñ- > ś-審母三等

雅洪托夫把「黑」的上古音構擬作\*s-māk，而與藏文的 smag（黑暗）作比較，

<sup>3</sup> 以上二例請參看雅洪托夫（Yakhontov 1960 漢譯本 p.50）論文，他認為「ʃ 音來自複輔音 sl。就是說，『使 ʃi<sup>2</sup>（\*s-liə<sup>2</sup>）』和『森 ʃjəm（\*s-lium）』有前綴 s-。」

<sup>4</sup> 原文把「詞頭」（prefix）寫成「詞尾」（suffix），明顯是排版的錯誤。

<sup>5</sup> 雅洪托夫在〈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一文中，把審母二等字與來母字的交替也一起放進去討論，故以「清擦音和響輔音的交替」為次標題（參看雅洪托夫 1960，漢譯本 pp.47-51）。

把「火」構擬作\*s-mar，與藏文的 me（火）作比較，他的構擬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從漢語與藏、緬語的比較看來，藏語沒有保存 mag 的詞根，而緬語雖然保存兩種詞形，它們卻成為同義詞，只有漢語保存最古老的語音、詞義、以及構詞法。

*s-m-(7)	漢語：	黑	*s-mək > xək
		墨	*mək > mək
	藏語：	smag	黑暗
	緬語：	mang	墨
		hmang	墨

另外一組在漢語內部以及漢藏語都有同源詞的詞族是「昏」字，《廣韻》有「愒」xuən（不明）與「悞」muən（不明）二字，可認為與「昏」字同源，其漢藏語的比較如下：

(8)	漢語：	昏	*s-mən > xuən (cf. Chang and Chang 1976b:596)
		悞	*mən > muən
		愒	*s-mən > xuən
	藏語：	mun	暗、黑暗
		d-mun, s-mun	愚人，不明事理者
	緬語：	hmun	天氣陰暗、模糊不清
	西夏語：	緄 mur <sup>1</sup>	昏、闇，愚昧
		訖 mur <sup>1</sup>	黑暗

這一組漢藏同源詞，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來，其原義似乎是「黑暗」，引申為「模糊不清」，再引申為「愚昧」。就詞頭的有無而論，漢語保存較完整；但就詞義而言，西夏語保存較完整。

關於雅洪托夫上面 b（\*sng- > xng- > x 曉母）的構擬，雖然他沒有指出漢藏語的比較證據，但下面的比較可支持他的構擬：

*sng-(9)	漢語：	獻	*sngjans > xjən 賢也，如：「獻臣，獻民」
			从「廌」*ngjans 得聲
	藏語：	sngar	聰明、敏悟

《書經》「獻臣，獻民」，「獻」字作「賢」解，一般認為是假借，但上古「獻」屬元部，「賢」屬真部，元音相差很大，不可能通假。從漢藏語比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獻」字作「賢」解，《書經》保存了古義。至於「獻」字兼有「貢獻」與「賢」二義，二者是同音異義詞（homophone），偶以同一個漢字書寫；而「獻」字作「賢」解，「獻」與「賢」語音不同，二者只是同義詞（synonym）而已。

關於  $c$  ( $*sn- > thn- > th-$ ,  $\acute{t}h$ -透母、徹母) 的演變規律似乎應該分得更細一點，或許我們可以假設下列的演變律：

- e. 上古  $*sn-$ (一等字)  $>$  中古透母  $th-$   
     例如：難 $*nan$ ：攤 $*snan > thān$
- f. 上古  $*sn-$ (三、四等字)  $>$  中古心母  $s-$   
     例如：禳 $*njang$ ：襄 $*s-njang > sjang$   
     人 $*njin$ ：信 $*snjins^6 > sjěn$
- g. 上古  $*snr-$ (三等字)  $>$  中古徹母  $\acute{t}h-$   
     例如：紐 $*nrjəgwɿ$ ：丑 $*snrjəgwɿ > \acute{t}hjəu$

其中  $f$  甚至可能還有因方言的分歧，變為清母  $tsh-$  的，因為在漢語諧聲字中有清母  $tsh-$  與鼻音聲母泥母  $n-$ 、日母  $nj-$  的接觸，《說文》「千，十百也。从十，人聲」；「年，穀熟也。从禾，千聲」；「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聲」。為了解釋這些字的諧聲關係，必須假設下面的演變律。

- fl. 上古  $*sn-$ (三、四等字)  $>$  中古清母  $tsh-$   
     例如：人 $*njin$ ：千 $*snin > tshien$   
     年 $*nin$ ：千 $*snin > tshien$   
     二 $*njids$ ：次 $*snjids > tshi$

其中「二」與「次」還有同源關係：

- $*s-n-(10)$  二  $*njids > nízi$   
     次  $*s-njids > tshi^7$

<sup>6</sup> 「信」字，《說文》「从人言」，認為是會意字。唐蘭（1949:71）認為「信」字「只能是從言人聲的一個形聲字。」

漢藏語的比較提供下面一組漢藏同源詞：

*s-n-(11)	漢語：	七	*s-njit > *tshjit > tshjět
	緬語：		khu'-hnac < *khu'-hnit 七
	加羅語：	sni	七
	原始藏緬語：		*s-nis (Benedict 1972:16)

發生\*s-n- > tsh-變化的時代應該很早，因為「七、次、千」等以\*s-n-為聲母的字，未見用以諧\*n-音字，這是因為\*s-n-音一旦變成tsh-音便不可能再回來諧n-音，而只能用以諧\*ts-, \*tsh-, \*dz-等塞擦音。

最後根據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本文在此提出如下的新的演變律：

- h. 上古 \*sk- > 中古曉母χ-
- i. 上古 \*skh- > 中古曉母χ-

例子如下：

*sk- (12)	漢語：	嚇	*skrak > *xrak > xək
	藏語：	skrag	恐懼、怖畏、驚駭
(13)	漢語：	訓	*skwjəns > *xwjəns > xjuən
	藏語：	skul	訓誡
*skh-(14)	漢語：	赫	*skhrak > *xrak > xək 赤也
	藏語：	khrag	血
	緬語：	hrak	慚愧、害羞
(15)	漢語：	輝輝	*skhwrjəl > *xwrjəl > xjwěi
	藏語：	khrol-khrol	光輝

<sup>7</sup> 蒲立本 (Pulleyblank 1962:133) 曾注意到「千」、「人」、「年」三字的諧聲關係，以及「二」與「次」的同源關係，可是他把「千」的聲母構擬作\*s-th- > tsh-，而與藏文的 stong (千) 字作比較，至於「次」的送氣清擦音聲母 (\*tsh-)，他則疑為來自送氣鼻音 (aspirated nasal)。白一平 (Baxter 1983:23) 對\*s-n-演變成 tsh-的過程有十分中肯的解釋。

- (16) 怯 \*khrjap > khjəp 畏也  
 脅 \*s-khrjap > \*xrjap > xjəp 使畏、「以威力相恐也」
- (17) 肱 \*khrjags > khjwo 脅也  
 兢 \*skhrjak > \*xrjak > xjək 懼也

上面例 14 的漢藏語比較顯示：「赫」字漢語「赤也」保存原始義，藏語「血」與緬語「慚愧、害羞」語義則是由「赤」義演變而來。

### 3. 上古漢語的\*r-詞頭

本文提出上古漢語有\*r-詞頭的假設，是由於李方桂先生（1971:11）把知、照系聲母的上古音構擬為\*tr-、\*tsr-而引發。知系字的中古音，高本漢（Karlgren 1915-26）（參看漢譯本 1948:305）構擬為舌面前音，後來他（Karlgren 1923:24）由中古音上推上古音，認為中古知系字聲母來自上古\*t-（至於照三，他認為是來自上古舌面前音 t̪）。羅常培（1931）從梵文字的譯音，佛典譯名的華梵對音，藏譯梵音，現代方言及韻圖的排列等考證，認為知系字中古音應讀舌尖後音（supradentals）。至於照系二等字的中古音，高本漢一開頭便認為是舌尖後音，他根據精系字聲母（韻圖只出現在一、四等位置）與照二系聲母（有二、三等之分，但固定的放在韻圖二等位置）的互補關係，認為二者同出一源，都是來自舌尖塞擦音\*ts-（Karlgren 1923:25）。照他的說法，舌尖擦音\*ts-, \*tsh-, \*dz-, \*s-<sup>8</sup>等在某些元音前變成舌尖後音 tʂ-, tʂh-, dʒ-, ʃ-。

前文已提到，雅洪托夫（Yakhontov 1960）曾根據來母字與其它聲母的二等字在諧聲系統中的接觸，認為「所有的中古二等字在上古都有帶 l 的複輔音聲母」。根據雅洪托夫的構擬知、徹、澄、娘與照、穿、牀、審二等字的上古來源如下：

上古\*tl-, \*thl-, \*dl-, \*nl- > 中古知 t-, 徹 th-, 澄 d-, 娘 n-

上古\*tsl-, \*tshl-, \*dzl-, \*sl- > 中古照（二）tʂ-, 穿（二）tʂh-, 牀（二）dʒ-, 審（二）ʃ-

這些知、照系聲母的上古音，李方桂先生（1971:11）構擬為帶介音\*r-的複

<sup>8</sup> 為了敘述的方便，這裡稍微改動了高本漢的符號。高本漢認為濁音是送氣的，而送氣音則在音標右上角用鉤號表示。本文認為濁音送氣與否沒有辨義作用，故不加以標示，另外本文以-h 代表送氣音。



聲母。他說：「中古的知，徹，澄，娘，照，穿，牀，審等捲舌聲母在二等韻母的前面一般人都以為是受二等韻母的元音的影響，從舌尖音變來的。但是這些聲母也在三等韻母前出現。三等韻母是有介音 j 的，他只應當顎化前面的聲母，不應當捲舌化。」他由此而推論「這些聲母後面一定另有一套介音可以使他捲舌化，前面我們已經擬一個 \*r- 聲母，這個正可以當作這些聲母後的介音」。他接著構擬了如下的變化：

上古 \*tr-, \*thr-, \*dr-, \*nr- > 中古知 t-, 徹 th-, 澄 d-, 娘 n-

上古 \*tsr-, \*tshr-, \*dzr-, \*sr- > 中古照 (二) tʃ-, 穿 (二) tʃh-, 牀 (二) dʒ-, 審 (二) ʃ-

以李先生的上古音構擬為基礎，進行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可以確認二等介音 \*-r- 在唇、牙、喉音聲母之後正是對應於藏、緬語的 -r-。<sup>9</sup>然而在舌音與齒音聲母後面，情形並不完全一樣。在藏語中 r 並非出現在 t-, th-, d-, ts-, tsh-, dz- 等音之後，而是出現在它們之前。例子如下：<sup>10</sup>

- |           |  |
|-----------|--|
| (18) 漢語：撞 | *rdung(s) > dǎng   |
| 藏語：       | rdung, pf. brdungs, fut. brdung, imp.<br>(b)rdung(s) 打、捶、敲 |
| (19) 漢語：塵 | *rdjən > djěn  |
| 藏語：       | rdul 塵土  |
| (20) 漢語：掾 | *rtuk > tǎk  |
| 藏語：       | rdug ‘to strike against’                                   |
| (21) 漢語：展 | *rtjanx > tǎn  |
| 藏語：       | rdal 分布、分散   |
| (22) 漢語：冢 | *rtjungx > tǎwong  |
| 藏語：       | rdung ‘a small mound, hillock’                             |

<sup>9</sup> 例字請參看拙著（龔 1994:83 及 1997:203）。

<sup>10</sup> 請參看拙著（龔 1995 例 262, 158, 276, 148, 264, 329 等）。在該文中我未加任何說明便把 r 與 t, d 以及 dz 的位置倒過來。

緬語： taung < \*tung 山

- (23) 漢語：事 \*rdzjəgs > dʒi  
 藏語： rdzas 物質、實事  
 緬語： ca ‘a thing’

上面的例子，依照李先生的構擬\*r音都應該在舌、齒音之後，但我們已看到相對應的藏文同源詞，r音都出現在舌音與齒音之前。

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110）支持雅洪托夫（Yakhontov 1960）二等字帶有-l-介音的說法。他並進一步指出（上引文 p.125）介音-l-具有構詞法上中綴（morphological infix）的作用，他說「在若干例子中，這一個中綴由自動詞造他動詞，或由他動詞造使動式」。在他所舉的例子中有下列兩對同源詞與目前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有關。<sup>11</sup>

- (24) 至 cji̯ < \*tīts ‘arrive’ : 致 tji̯ < \*tlīts ‘bring’  
 (25) 出 cji̯wit ‘go out’ : 黜 tji̯wit ‘expel’

依照他的說法，「致」是由「至」加中綴-l-所造成，而「黜」則是由「出」加中綴-l-所造成。他由此推論中綴-l-可由自動詞造他動詞或動詞的使動式。但是蒲立本在後來「關於漢語詞族的若干新假設」（Pulleyblank 1973:118）一文中，經與藏文的比較而提出中綴-r-「可能反映原先的詞頭 r 使後面的舌頭音捲舌化而留下了痕跡」的說法。他的後一個說法無疑是正確的，這是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促進了漢語上古音研究的一個好例子。從本文的角度，蒲立本所舉的例子可改寫成下面的對比：

- (26) 至 \*tjits : 致 \*r-tjits（使動式）  
 (27) 出 \*thjət : 黜 \*r-thjət（使動式）

這樣的構擬，表示「致」\*r-tjits與「黜」\*r-thjət乃分別由「至」\*tjits與「出」\*thjət加詞頭（前綴）\*r-所構成。在藏文中使動式通常由詞根加詞頭\*s-構成，而詞頭\*s-偶而也有方言變體\*r-，例如：

<sup>11</sup> 下面的例子均依照蒲立本原來的擬音引用。

- (28) 藏語：           thung-ba           短  
                   rtung-ba, pf. brtungs, fut. brtung, 縮短、減短  
                   亦作 stung-ba, 縮短、減短  
                   stung-ba, pf. bstungs, fut. bstung, imp. stungs

在藏文中 r-與 s-常有交替的現象，例如 rtab-pa ‘to be in a hurry, to be confused, frightened’又作 stab-pa，了解同一語言中的這種語音交替的現象，下面一組同源詞的對應關係便較容易掌握。這樣的對應關係至少告訴我們，在這些語詞中知系字的上古音是 r 在 d 之前，而不是在 d 之後。

- \*rd-(29) 漢語：纏           \*rdjan > djän  
                   藏語：           star           網、結牢  
                   緬語：       ta           ‘to cling to’

在漢藏語的同源詞中有一組漢語的知母字與藏文的 rt-相對應的例子，<sup>12</sup>

- \*r-t-(30) 漢語：綴           \*rtjuat > tjwät,  
                                   \*rtjuats > tjwäi  
                   贅           \*tjuats > tsjwäi  
                   藏語：       rtod, gtod, btod       用繩子拴起來

在這個例子中，藏文的 rtod 與 gtod 似乎是同一個語詞的變體，而這種 r-與 g-的交替，在書面藏語中並不乏其例，使我們推測下面一組漢藏同源詞中，漢語與藏語的語音對應關係，正是如此。

- \*r-s-(31) 漢語：殺           \*r-siat > šät  
                   藏語：           gsod, pf. bsad, fut. bsad, imp. sod   殺  
                   緬語：       sat                           殺、煞

<sup>12</sup> 請參看拙著（龔 1995 例 215）。

這一組語詞的漢藏同源關係無可置疑，但我們一直苦於無法解釋語音的對應關係。現在看來，漢語「殺」的上古音，*r* 音是前綴，而不是介音，它與藏文的對應關係，也顯現於下面一組漢藏同源詞：

\*rt-(32) 漢語：晝      \*rtjuks > t̚jəu  
藏語：      gdugs      中午

根據以上漢藏語比較的證據，我們看到知系與照系二等字，李方桂先生構擬作 \*tr-、\*tsr- 等的音，藏文都作 \*rt-、\*rts-。從諧聲的觀點來看，像 \*rtan 與 \*tan、\*rtsan 與 \*tsan 的諧聲，遠較 \*tran 與 \*tan、\*tsran 與 \*tsan 的諧聲接近；而 \*rtan 與 \*tan、\*rtsan 與 \*tsan 的諧聲也遠較 \*rtan 與 \*ran、或 \*rtsan 與 \*ran 的諧聲令人滿意：所以知系 (\*rt-) 與照系二等字 (\*rts-)，多與端系 (\*t-) 與精系 (\*ts-) 字諧聲，而不大與來母 (\*r-) 字諧聲。來母字與二等字的諧聲，多見於唇、牙、喉音，而不大見於舌、齒音。在雅洪托夫所舉的例子中 (p.44)，來母字與照系二等字的諧聲，也僅限於審母二等 (\*sr-)。至於蒲立本 (Pulleyblank 1962:110) 則舉了下面幾個來母字與知系字的諧聲或一字兩讀，這究竟是少數的例外情形，還是顯示上古音除了 \*rt-、\*rth-、\*rd- 以外還有 \*tr-、\*thr-、\*dr-，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33) 勞      lau      : 嘮      t̚hau<sup>13</sup>  
獠<sup>14</sup>      lau,      t̚au  
駢      l̥in      : 珍      t̚jin      : 診      d̥jin`

至於來母字與照二的接觸，下面兩組同源詞，必須假定 \*dzr- 與 \*tshr- 的複輔音才容易解釋。

(34) 勸<sup>15</sup>      \*rjag      : 助      \*dz-rjag  
婪      \*rəm      : 嫪<sup>16</sup>      \*tsh-rəm

審母二等字在漢藏語比較中顯現同時與藏文的 *sr*- 與 *rs*- 對應，在漢字諧聲字中

<sup>13</sup> 原文作 t̚au。《廣韻》「嘮」、「敕交切」，聲母屬徹母，故據以改為 t̚hau。

<sup>14</sup> 原文作「獠」，疑為排版之誤，因《廣韻》「獠」字有他所指的兩種讀法，故據以改正。

<sup>15</sup> 《說文》「勸，助也，从力非，慮聲」。

<sup>16</sup> 《說文》「嫪，婪也，从女參聲」。

審母二等也同時與來母與心母諧聲，諧聲字所呈現的現象與漢、藏語的對應關係所顯示的現象若合符節，漢字所呈現的現象，由於與藏文比較而得到合理的解釋，這是漢藏語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對漢語聲韻學與文字學的貢獻。

#### 4. 上古漢語的\*N-詞頭

上古漢語的\*N-詞頭，乃是爲了要解釋漢語內部詞彙之間的同源關係、諧聲現象、語音變化、以及漢語與藏緬語之間若干不規則的對應關係，參酌與漢語同源的藏語詞頭及語音變化而提出的假設。

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115）曾注意到，在高本漢構擬爲不送氣濁塞音\*d-（喻四）的諧聲系列裡，通常沒有以t-開頭的字<sup>17</sup>。他說：「如果我們只是跟著高本漢爲y-（喻四中古音）構擬不送氣的d-，而不作其他更動，則很不容易理解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分布。爲什麼送氣的th-會比不送氣的t-更接近不送氣的d-呢？」。

他隨後作了漢、藏語以及漢、泰語的比較，其中有如下的例子<sup>18</sup>：

- |      |     |         |                     |             |
|------|-----|---------|---------------------|-------------|
| (35) | 漢語： | 脫       | thwat, dwat, thwai` |             |
|      | 藏語： | lhod-pa |                     | 釋放、鬆開、放鬆、鬆弛 |
|      | 緬語： | hlwat   |                     | 放、釋放        |

- |      |       |   |                |
|------|-------|---|----------------|
| (36) | 漢語：   | 鐵 | thet<*θet<*θek |
|      | 原始泰語： |   | l' ěk          |

從上面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漢語的th-對應於藏語、泰語的清邊音lh-。李方桂先生（1971:15）說「藏語的清邊音，普通寫作lh-的，唐代譯音多用透母來譯，如lha-mthong譯作貪通thām-thung，lha-〔bo〕-brtsan譯作他〔譜〕贊thā-puo-tsân，lho-gong譯作土公thuo-kung等」，據此他擬出下列演變律：

- j. 上古 \*hl-（一、二、四等字）> 中古透母 th-。

根據這條演變律，漢語的th-來自上古的hl-，漢、藏、泰語之間語音的對應關

<sup>17</sup> 關於這一問題請參看雅洪托夫（1986:158）。

<sup>18</sup> 參看 Pulleyblank 1962:116-7, 1973:117。

係非常嚴整。然而漢語「脫」字中古音有th-, d-兩讀，詞義完全一樣，如果th-來自\*hl-，那麼同一詞根，一讀hluat，一讀duat，要如何解釋呢？（案：同一個詞而有hl-與d-二讀，而詞義無殊，顯見是同一個詞根或詞素的兩個變體），這種情形顯示d-與l-有密切的關係，針對這一類的問題，雅洪托夫（Yakhontov 1986:160）曾提出d-來自上古\*l-的說法。但是中古的零聲母（喻四）來自上古的\*l-，已是研究上古音的學者之間的共識，所以他設定不同的語音環境來因應。他認為：

- (37) \*l- > d-  
\*li- > ž-, i-

同時作了如下的構擬：

- (38) 奪 lot > duat<sup>8</sup> 脫 s-lot > thuat<sup>7</sup>  
逾 lio > io<sup>2</sup> 輸 s-lio > śio<sup>1</sup>  
潭 lum > dəm<sup>2</sup> 深 s-lium > śiəm<sup>1</sup>

「奪」與「脫」（兩讀中的一讀）同音，甚至可能即是同一語詞，完全可以用來說明「脫」字兩讀的情形。

包擬古（Bodman 1985:160）<sup>19</sup>也認為「脫」字的又音 duat 來自\*lot，喻四（如「悅」字）他也認為來自\*lòt，只不過他假定上古的\*l-在他的 A 型音節（沒有三等介音的音節）中演變為中古的定母（\*l- > d-），而在 B 型音節（有三等介音的音節）中演變為中古的喻四（\*l- > j-），他所設定的條件與雅洪托夫不同而已。

我在這裡要提出與他們都不同的看法，我認為\*l-是喻四的惟一來源（例子請看下面例 39, 40, 41, 42, 43），也是三等介音的來源之一（例子請看下面例 44, 45，又此外還另有三等介音\*j-）。\*l-在三等介音之前發展為中古的邪母 zj-（例子請看下面例 46, 47）<sup>20</sup>，並不是發展為喻四，因此不能設想\*l-在一等韻中直接演變為中古的定母（d-）。

- (39) 漢語： 揚 \*lang > jang<sup>21</sup>

<sup>19</sup> 參看漢譯本 p.266。

<sup>20</sup> 我接受李方桂先生（1971:11）的說法，認為喻四與邪母來源的不同在於三等介音的有無。

<sup>21</sup> 從語音演變的角度看，李先生（1971:5）中古聲母喻三j-與喻四ji-的擬音似乎應該倒過來；喻四似應作j-，它是上古\*l-的反映，喻三似應作\*rj-（\*r-代表舌尖前半元音）。

- |     |       |        |
|-----|-------|--------|
| 藏語： | lang  | 起、起來   |
| 緬語： | lang' | 高處搭的棚子 |
- (40) 漢語：陽 \*lang > jang  
緬語：lâng 明亮
- (41) 漢語：翼 \*lək > jək 砭  
藏語：lag 手、動物的前肢或前腿  
緬語：lak 手、牲畜的前肢  
西夏語：𐵇 \*la<sup>1</sup> 手、臂
- (42) 漢語：謠 \*lagw > jäu  
藏語：lo 談、傳聞、謠言、諺語
- (43) 漢語：誾 \*laps > jai 《說文》「多言也」  
藏語：lab 說話
- (44) 漢語：羊 \*lang > jang  
姜 \*klang > kjang  
羌 \*khläng > khjang
- (45) 漢語：與 \*lagx > jwo  
舉 \*klagx > kjwo
- (46) 漢語：俗 \*ljuk > zjwok  
藏語：lugs 制度、規則、風尚
- (47) 漢語：尋 \*ljəm > zjəm  
緬語：lam 尋（一尋＝四腕尺），以尋量長度  
ၵ-lam 尋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看到 \*l- 演變為中古的喻四，\*lj- 演變為中古的邪母，如果 \*l- 也演變為中古的定母，一定是在上古某種詞頭的影響下所發生。從同源而仍保

存詞頭的古藏文來看，這個詞頭應該是 a-chung。

藏文 a-chung 的對音自來有 *h, ʔ* 及 *'* 等各種不同的寫法，關於它的音值也有不同的主張，張謝蓓蒂與張琨 (Chang and Chang 1976a) 認為它是一個鼻音，而用大寫的 N- 來表示，本文加以沿用。

首先要說明的是：藏文的 a-chung (N-) 在藏文的動詞變化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很多動詞加 N- 詞頭造現在式<sup>22</sup>，例如：

- (48) 漢語：荷 \*galx > ʔâ  
藏語： Ngel (現在式)、bkal (完成式)  
dgal (未來式)、khol (命令式)  
裝載、馱  
sgal 所背的東西、獸馱的東西
- (49) 漢語：蓋 \*gap > ʔâp  
\*kaps > kâi  
闖 \*gap > ʔâp  
藏語： Ngebs (現在式)、bkab (完成式)  
dgab (未來式)、khob (命令式) 覆蔽

另外自動詞與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的區別，前者加詞頭 N-，後者則加詞頭 s- 表示，例如：

- (50) 漢語：焚 \*bjən > bjuən  
藏語： N-bar 燒、燃  
s-bar 點火、燃火  
緬語： pa' 發光、發亮
- (51) 漢語：援 \*gwrjans > jwän  
藏語： Ngrol (現在式)、grol (完成式) 解開、釋放  
sgrol (現在式)、bsgral (完成式及未來式) 救度、拯救

---

<sup>22</sup> 關於藏文動詞構詞法的研究，請參看 Coblin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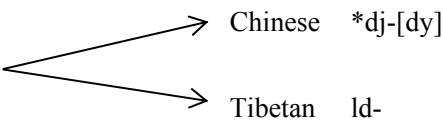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回頭看看漢語「脫」字兩讀的情形，就會發現其情形與此類似。

- (52) 漢語：脫    \*s-luat > \*hluat > thuât  
                  \*N-luat > duât (參考：悅\*luat)  
藏語：      lhod, lod, glod 釋放、鬆開、放鬆、鬆弛  
緬語：      lwat            能擺脫、逃脫  
              hlwat          放、釋放

至於\*N-l-是否可能演變為 d-，李先生 (Li 1933) 曾提出底下藏文的演變律：

- k.    \*N-l-(?) > d-l- > ld-

他審慎的加了問號表示存疑。張謝蓓蒂與張琨 (Chang and Chang 1977:238) 不但接受這一構擬，還更進一步與漢語的\*dj- (牀母或禪母) 聯繫，他們所提出的演變律如下：

- l.    \*N-l- > \*N-d-l- > \*dl- 

因為原始漢藏語的\*N-l-不但是中古漢語部分牀母與禪母的來源，而且也是部分定母的來源，故本文提出如下的修正：

- m. 原始漢藏語、上古漢語\*N-l- > 中古漢語定母 d-  
n. 原始漢藏語、上古漢語\*N-lj- > \*dj- > 中古漢語牀母 dz-或禪母 ž-

至於原始漢藏語至古藏語的演變，則因介音\*-j-的脫落而造成\*N-l-與\*N-lj-合流，共同演變為 ld-。

上面m與n的演變律可以解釋下面幾組漢、藏同源詞。其中對應的藏語為何不是ld-，而是l-，可能的解釋是：在這兩個詞彙中詞頭\*N-是漢語內部後來的發展，原始漢藏語並沒有詞頭，或原始漢藏語雖有詞頭\*N-，但在古藏文尚未發展出插音-d- (epenthetic stop) 以前因某種原因而消失。

- (53) 漢語：蝶 \*N-liap > \*diap > diep  
藏語： phye-ma-leb 蝴蝶
- (54) 漢語：牒 \*N-liap > \*diap > diep  
藏語： leb-mo 扁平、平板狀
- (55) 漢語：食 \*N-ljək > \*djək > dʒək  
(比較：「食」字另讀 \*ləks > i，可見有 l-音來源)  
飼 \*s-ljəks

上面的構擬顯示「飼」(\*s-ljəks)是「食」(\*N-ljək)的使動式。

最後還必須一提的是，在藏文裡鼻音詞頭\*N-或m-也會引起插音-t的產生，而使後面的s變成tsh，例如：

- \*N-s (56) 藏語： N-chi < \*N-syi (現在式) 死  
shi < \*syi (完成式)  
漢語： 死 \*sjidx > si  
緬語： se < siy  
西夏語： 𐵇 \*sjɪ<sup>1</sup>  
𐵇 \*sjɪ<sup>2</sup>
- \*m-s (57) 藏語： m-tshan < \*m-san 外甥 ‘nephew’  
漢語： 孫 \*sən > suən
- \*m-sj (58) 藏語： mchin < \*m-syin 肝  
漢語： 辛 \*sjin > sjen  
緬語： sãñ < \*sîn 肝  
西夏語： 𐵇 \*sjɪ<sup>2</sup> 肝

有跡象顯示同樣的變化也曾發生在上古漢語，例如：

*s-	(59)	漢語：	三	*səm > sâm
		藏語：		gsum
		緬語：		sûm̐
		西夏語：	𐽪	*sɔ̃ <sup>1</sup> (*ɔ̃ < *ɯ)
*N-s		參		*N-səm > *tshəm > tshâm
		驂		*N-səm > *tshəm > tshâm

漢語「三」、「參」、「驂」三字有語源關係，應該是由同一語根演變出來的，如下的假設可以解釋它們之間的關係。

o. 上古 \*N-s- > 中古清母 tsh-

## 5. 結語

關於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對漢語音韻史研究的重要性，很多漢語音韻學家都有共同的認識，董同龢（1954:6, 1970:8）在他的《中國語音史》一書中提到「關於古代中國語，我們可以用的材料以及他的價值」時說：「凡同族系的語言，語音系統有類似的情形，語音的變化也往往有平行的進展。就各種有關係的語言，推求他們的母語，以昧於此者驗之於知於彼者，正是所謂比較研究的課題。漢藏族語言的比較研究已經到了基礎粗立的階段，不久可以在古代漢語方面大放異彩」。王力（1957:31）在他所著《漢語史稿》第一章緒論「漢語的親屬」一節最後一段也說：「漢語的親屬的研究，和漢語史的研究有密切的關係。將來東方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有了偉大的成就的時候，漢語史上的許多難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兩位學者對漢藏語的比較研究都曾寄以厚望，可惜這方面的研究進展非常緩慢。到了一九七一年李方桂先生（1971:3）還說：「漢語與別的漢藏語系的語言的比較研究，這是將來發展漢語上古音系的一條大路，也有不少人嘗試……。可是這種工作一直到現在還只是初步的，還沒有十分肯定的結論。」

一九八三年李方桂先生訪問北京大學做學術演講，會後開了一個座談會「上古音學術討論會」，會中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所長李榮（李方桂等 1987:5）曾說：「至於漢藏語的比較，現在還處在『貌合神離』的階段，看著藏文有點兒像，就湊上了。目前，漢藏語的研究還在起步時期，我們不能過分苛求。要依據漢藏語的比較來研究上古音，現在恐怕為時尚早。」

這是中國大陸學者對當時研究水平的評估。其中癥結所在羅杰瑞（Norman

1988:13, 漢譯本 12-13) 在他的《漢語概說》一書中有一針見血的看法。他說「漢語、藏語、緬語的親屬關係是無容置疑的, 但漢藏語的比較研究還很差。漢語和藏緬語的語音對應還沒有搞得很詳細, 只有完成了這項工作, 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才能真正起步。這並不是說這項比較研究就沒法做, 實際上, 要確立漢藏語之間更明確的親屬關係, 唯一的路徑, 是辨認出更多的同源詞。這好像是雙向並行的街道: 語音對應規律基於同源詞的分析, 而同源詞反過來又主要是在語音對應規則的基礎上, 加以辨別和判斷, 究竟是或不是同源詞。漢藏語的比較研究相對來說還屬初級階段, 兩組語言的語音對應規則, 由於缺乏足夠數量的確實可靠的同源詞, 還不能加以總的、全面的敘述。現在的任務, 必須發現更多的有聯系的詞匯, 而這個工作無論漢語還是藏緬語, 兩方面都存在一定困難, 要深入進行比較研究, 這些困難必須要加以克服。」

漢藏語的歷史比較研究仍然有待今後繼續不斷的努力。我們努力的目標是把漢藏語的比較研究與漢語上古音的研究聯貫起來, 使漢語音韻史可以往上延伸, 與原始漢藏語連接。

## 引用文獻

- Baxter, W. H. III. (白一平). 1983. 〈上古漢語\*sr-的發展〉, 《語言研究》1:22-26。
- Benedict, Paul K. (白保羅).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ontributing editor: James A. Matiso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尼迪克特著, 馬提索夫編, 樂賽月、羅美珍譯, 瞿霽堂、吳妙發校, 《漢藏語言概論》, 1984。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
- Bodman, N. C. (包擬古). 1973. Some Chinese reflexes of Sino-Tibetan s- clus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383-396. 包擬古著, 潘悟雲、馮蒸譯, 〈漢藏語中帶 s- 的複輔音聲母在漢語中的某些反映形式〉, 《原始漢語與漢藏語》25-45, 1995。北京: 中華書局。
- \_\_\_\_\_.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 ed. 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Waugh, 34-199. Leiden: E. J. Brill. 包擬古著, 潘悟雲、馮蒸譯, 〈原始漢語與漢藏語—建立兩者之間關係的若干證據〉, 《原始漢語與漢藏語》46-241, 1995。北京: 中華書局。

- \_\_\_\_\_. 1985. Evidence for l and r medials in Old Chinese and associated problems. *Linguistics of the Sino-Tibetan Area: The State of the Art*, ed. by Graham Thurgood, James A. Matisoff, and David Bradley, 146-167.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包擬古著，潘悟雲、馮蒸譯，〈上古漢語中具有 l 和 r 介音的證據及相關諸問題〉，《原始漢語與漢藏語》242-280，1995。北京：中華書局。
- Chang, Betty Shefts, and Kun Chang (張謝蓓蒂、張琨). 1976a. The prenasalized stop initials of Miao-Yao, Tibeto-Burman, and Chinese: A result of diffusion or evidence of a genetic relationship? *BIHP* 47:467-502.
- \_\_\_\_\_. 1976b. Chinese \*s- nasal initials. *BIHP* 47:587-609.
- \_\_\_\_\_. 1977. Tibetan prenasalized initials. *BIHP* 48:229-43.
- Coblin, W. South (柯蔚南). 1976. 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 *TP* 62:45-70.
- \_\_\_\_\_.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VIII.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 Gong, Hwang-chenng (龔煌城). 1994. 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ed. by Matthew Y. Chen and Ovid J. L. Tzeng, 131-142. Taipei: Pyramid Press.
- \_\_\_\_\_.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 by William S-Y. Wang, 41-92.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8.
- \_\_\_\_\_. 1997.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rj-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聲韻論叢》6：195-243。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915-26.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4 fasc. Archives d'études orientales, vol. 15 (in 4 parts). Leiden: E. J. Brill; Uppsala: K. W. Appelberg. [瑞典] 高本漢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1948。台北：商務印書館。
- \_\_\_\_\_.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 \_\_\_\_\_. 1934.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MFEA* 5:9-120. 高本漢原著，張世祿譯述，《漢語詞類》，1976。台北：聯貫出版社。
- \_\_\_\_\_. 1940.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BMFEA* 12:1-471.

- \_\_\_\_\_. 1953.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MFEA* 26:211-367.
- \_\_\_\_\_. 1956. Cognate words in the Chinese phonetic series. *BMFEA* 28:1-18.
- \_\_\_\_\_.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MFEA* 29:1-332.
-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33.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BIHP* 4:135-157. 馮蒸譯，〈藏文前綴音對於聲母的影響〉，馮蒸編，《漢語音韻學論文集》639-670，1997。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 \_\_\_\_\_. 1959. Tibetan glo-ba-'dring.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ed. by Egerod, S. and Glahn, E, 55-59. Copenhagen: Munksgaard. 馮蒸譯，〈藏文的 Glo-ba-'dring〉，《民族語文論叢》1:375-384，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編，1984。北京。又收於馮蒸編，《漢語音韻學論文集》671-678，1997。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 \_\_\_\_\_.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九卷，第一、二期合刊 1-61。
- Li, Fang-kuei et al. (李方桂，李榮，俞敏，王力，周祖謨，季羨林，朱德熙). 1987. 〈上古音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語言學論叢》，第十四輯 3-20。北京：商務印書館。
- Lo, Ch'ang-p'ei (羅常培). 1931. 〈知徹澄娘音值考〉，《史語所集刊》3.1:121-157。又收入《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22-53 (1963)。
- Maspero, H. (馬伯樂). 1930. Préfixes et dé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ïque. *Mem. Soc. Ling. de Paris* 23:313-327.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8.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羅杰瑞著，張惠英譯，《漢語概說》，1995。北京：語文出版社。
- Pulleyblank, Edwin G. (蒲立本).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中國古代的輔音系統]. *Asia Major* 9:58-144, 206-265.
- \_\_\_\_\_. 1973. Some new hypothese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JCL* 1:111-125.
- Tung, T'ung-ho (董同龢). 1954. 《中國語音史》。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_\_\_\_\_. 1970. 《漢語音韻學》。台北：學生書局。
- Tang, Lan (唐蘭). 1949. 《中國文字學》。上海：開明書店。
- Wang, Li (王力). 1957. 《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
- Yakhontov, S. E. (雅洪托夫). Яхонтов, С. Е. 1960. Сочетания согласных в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Труды двадцать пят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葉蜚聲、陳重業、楊劍橋譯，伍鐵平校，〈

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謝·葉·雅洪托夫著，唐作藩、胡雙寶選編，《漢語史論集》42-52，198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_\_\_\_\_.1986. начальные l и r в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張雙棣譯，顧越校，〈上古漢語的開頭輔音 L 和 R〉，謝·葉·雅洪托夫著，唐作藩、胡雙寶選編，《漢語史論集》156-165，198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Received 10 June 1999; accepted 14 February 2000]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台北市 115 南港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hcgong@gate.sinica.edu.tw

## **Prefixes in Old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Studies**

Hwang-cherng Gong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efixes \*s-, \*r-, and \*N- in Old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etymolog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words in Chinese and the comparison of cognate word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o-Burman.

The study of the prefix \*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bund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reviews past studies and presents the writer's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 prefix \*r-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ions of \*tr- and \*tsr- in Old Chinese by Fang-kuei Li.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o-Burman reveal that \*r- occurred before initial consonants and sometimes played the role of a prefix.

The hypothesis of the prefix \*N- in Old Chinese i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Sino Tibetan comparison, in order to account for regular as well as irregular sound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 etymolog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words, Xie-sheng contacts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ound changes in Chinese as well as in Tibetan.

Key words: Old Chinese, prefix,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study